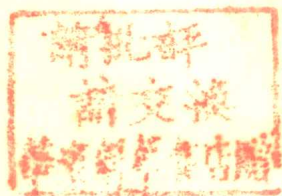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希堅 作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老會長

(詞 鼓)



王希堅作

老會長（鼓詞）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老會長

(鼓詞)

作者 王希堅
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

〇〇〇〇一—二〇〇〇〇

前邊的話

這本書是說一個老農會長陳開山同志的故事。這個同志革命歷史很長，工作能力很強，鬥爭起來很堅決，工作起來很積極，不貪污，不腐化，可就是缺乏羣衆路線和民主作風，對羣衆包辦代替，強迫命令，擺老資格，瞧不起大夥受不住批評，這都是他的毛病。像這樣優點很多缺點也很大的同志，在今天農村幹部裏面還很不少。這本書就是特爲把他的事情寫出來，叫大夥看看這樣的作風發展下去有多麼危險。開山自己原是爲把工作做好，可是因爲這種老大自滿的毛病，就引着他接近了壞人，受了壞人的利用，引着他 and 好同志鬧成見，甚至於幾乎離開了黨，這真是值得警惕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這個故事也說明了只要好好本着『愛護，教育，團結，改造。』的正確方針，來通過組織，改造組織，進行整黨，這樣的同志都還是可以挽救的。在這個故事裏，一開頭區幹部對舊村幹部有些過火的態度，所以引起的波動也就特別大一些，但是很快糾正了偏向，終於把可

能改造的幹部黨員都逐漸爭取過來了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這樣經過考驗的老幹部的光明前途，也告訴我們他們應當如何認真的看清自己的缺點，虛心學習，接近羣衆，在長期的艱苦工作中，逐漸把毛病去掉，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黨性，更好的爲人民服務。

目 錄

一 從前線回來·····	一
二 「老地方」·····	一八
三 水落石出·····	三五
四 運糧隊·····	五一
五 選舉·····	六六

一 從前線回來

老農會長陳開山和農會委員劉立久，兩個人從前線上帶民工剛回來。這兩個人要說幹起工作來，都是兩天不吃飯三天不睡覺也能咬住牙的老幹家，這次帶領民工，兩個人都立了一等功。但是要說起作風來，兩個人却恰恰是兩路勁，劉立久是虛心耐心，說服教育，陳開山就是包辦代替強迫命令。因此這兩個人，成年家在一塊兒工作，倒也互相尊敬互相很團結，可是每逢着具體問題，就往往發生一些爭論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。這次兩人走在路上，邊走邊啦，扯來扯去還是離不開這些事。

言的是，劉立久和陳開山，

兩個人，任務完了把家還。

這兩個人，都是積極怪能幹，

可就是，兩路作風不一般。

劉立久，虛心學習態度好，

陳開山，性情急躁不耐煩；

劉立久，開言帶笑多和氣，

陳開山，板着面孔怪威嚴；

劉立久，工作耐心講民主，

陳開山，三句不來把臉翻；

劉立久，有事徵求人意見，

陳開山，自己當家就算完；

劉立久，凡事依靠大家夥，人見了，老劉好比兄和弟，因此才，人對老陳有意見，這二人，要講歷史都不短，他們都，經過鬥爭受過鍛鍊，講資格，開山更比立久老，自從那，開闢工作剛解放，也經過，減租減息反惡霸，有任務，他總完成不打折扣，鬥封建，他的立場最堅決，壞地主，三番兩次使計策，反掃蕩，領導民兵打游擊，這都是，陳開山的大優點，在從前，民主習慣都差勁，因此才，助長了他的壞脾氣，劉立久，歷史雖比老陳短，他當幹部，如今也有三年整，

陳開山，自高自大頂破天。人見了，老陳好似見了官，因此才，人對老劉都喜歡。講工作，帶頭勇敢不怕艱難，他們都，受過獎勵當過模範。他當了，農會會長六七年，他就是，第一任會長到今天，也經過，生產參軍和支前。差一點，坐不安然睡不安。陳開山，不受拉攏不圖錢，都被他，不留情面全部揭穿，不顧念，妻兒逃散受飢寒，他可就是，羣衆路線不沾邊。有意見，都是不與當面談，他總覺，自己比人高一肩。講作風，他和老陳正相反，他還是，開山發展的農會員。

只因他，工作積極辦事好，

這兩人，你敬我愛能團結，

羣衆才，爭着選他當委員，
就只是，小問題上好起爭端。

這次帶領民工出發，因為任務太急，頭天來指示，第二天就到區集合，區裏也沒來得及很好動員，只是指定了陳開山當隊長，劉立久當指導員，編起隊來就出發了，民工們思想都還沒大打通。一出發，就有說腿疼的，有說肚子疼的，很多人想請假回去。劉立久對這些民工就耐心說服動員，天大對他們講革命的道理，還幫他們拿東西、燒茶燒水。陳開山却不管那一套，他一聽說誰有病，不管真的假的，就去熊一頓，也有原來是假裝有病被他一熊熊好了的，也有一些真是有病也挨了熊的。陳開山整天說氣話，埋怨羣衆落後，他說，我看不用接任務，準跑得光剩頭領了。劉立久却說只要好好動員，還能完成任務。到前方去了這三個月，幸好民工跑得還不多，現在期滿復員，他倆因為有事落在後邊，一路閑扯起來，檢討有些民工逃跑的原因，又發生了不同的意見。

回來時，他們兩人走的晚，

立久說：開小差不怨別的事，

出發時，今天通知明天去，

許多人，不知要到那裏去，

許多人，家裏困難難解決，

一路上，你言我語扯閑談。

主要是，教育太少缺乏動員。

編了隊，說走就走不準遲延，

不知道，出去要待多長時間？

許多人，信了邪說和謠言；

也有的，假裝有病想偷懶，

也有的，真是身體不能担。

咱沒有，仔仔細細來分辨，

硬批評，一羅帽子給人家按；

咱本該，耐心虛心來工作，

咱本該，了解情況教育宣傳；

其實是，好好教育都能幹，

搗亂的，只是個別不相干。

咱今後，好好要學羣衆路線，

萬別再，粗枝大葉一鍋端。

立久說得入情入理，可是陳開山的看法，却恰恰和他相反。

陳開山，咬牙切齒攢老拳，

他說道，這次回去不算完，

把那些，開小差的都找到，

叫他們，一個人檢討三整天。

反正是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

不怕他，地下有窟窿往裏鑽，

帶頭人，咱們腿腫腳也爛，

難道說，當幹部成了大老冤？

在外邊，偷跑偷溜由着他，

到家來，該打該罰輪着咱；

爲革命，大夥受苦流血汗，

怎樣他，自私自利瞎胡纏。

落後分子，不使硬的他不幹，

你看我，老會長把他整一番，

要不然我，不當會長拉倒算，

當會長我，治不了他們不要錢。

劉立久也同意回去好好整理支前的組織，可是他提出來一定要先了解情況，再

分別輕重叫大夥處理，陳開山却心急如火，非根整狠治不行。兩個人一路爭辯，這

天晚上到了莒縣城，離家還有八九十里。劉立久說：『咱明天走七十到洪凝子，後

天一早就到家了。』陳開山却一時也等不得，光急着想快點回去，按他想的辦法把工作忽隆一下。他越想越不行，一個勁說：『你要走不動你慢慢走，我是一定明天早晚趕到家，趕到家我明天晚上就開會，先把這件事抓緊處理再說。』

陳開山，心裏好像冒火煙，

他就叫，劉立久在後面走，

這一天，天剛發白還沒亮，

顧不得，腿上生瘡腳上爛，

他只想，趕快回家搞工作，

你看他，背着小包往前趕，

他邁開，如飛大步不住腳，

直走到，日落西山天傍晚，

他到了本莊劉家屋子，一進莊，只覺得街上冷清清的不大熱鬧。也有的見了他

問一聲：『老會長回來了，』也有的低着頭不大願意說話。一直走到莊中間，才看

見劉福祿走過來向他打招呼，一把拖住他說：『你怎麼今天才來？』

劉福祿，也算幹部在莊中，

好東西，見面一定要伸手，

他出頭，本是爲了自私自利，

他再也，不能多等一兩天，

他自己，單人獨馬趕上前。

他早已，走出莒縣老東關，

顧不得，渾身筋軟骨頭酸，

他準備，當晚開會談一談。

轉眼間，抬頭望見馬耳山，

累得他，左一癱來右一顛，

才走到，劉家屋子老家園。

他生來，看見錢財就眼紅，

小便宜，不叫他賺那不行。

多得的，糧物東西數不清，

真個是，貪圖小利害大事，學會了，眼溜乖滑能耍鬼，陳開山，叫他幹啥拼命幹，他對那，開山講話甜如蜜，他滿心，想把開山拉攏好，陳開山，覺他處處討人喜，也沒有，虛心聽聽羣衆反映，人對他，說說福祿有缺點，人對他，反映福祿自私自利，他天天，在福祿家裏召集開會，劉福祿，本是農會小組長，陳開山，東西都交他保管，劉福祿，趁便東西往家弄，劉福祿，花言巧語一張嘴，這一天，開山一進莊裏面，到莊中，剛剛碰上劉福祿，老遠遠，跑上前來握握手，

他就是，財迷心竅迷了眼睛。學會了，順水推船會逢迎。別的人，求他他當耳旁風；他對那，別人講話冷如冰；就圖其，鑽這個空子找窟窿。又覺着，找他辦事怪服從；就覺得，福祿爲人最開通。他就說：我看福祿萬不能；他就說，福祿辦事怪公平。跑跑腿，福祿好比傳令兵，人稱他，『會長的腿子』出了名。覺得他，忠實可靠沒有私情；陳開山，是非不分受了他蒙，陳開山，越聽他講的越中聽。只覺着，不大熱乎冷清清，他上來，老會長老陳叫連聲，摟着腰，扳着脖子表示歡迎。

陳開山看見劉福祿出來歡迎他，也非常高興的說：「我好久沒在家，莊裏真好，像變一個樣了，莊裏這幾天有什麼事？」劉福祿說：「一言難盡，尿罐子打了鼻去，提不得了，俺就盼着你回來啦。」

這莊裏，出來福祿一個人，

他說道，早就盼着你來到，

這莊裏，大事小事全靠您，

幸虧你，今天回家來到了，

陳開山，一聽此言很對勁，

今天我，一天趕了九十里，

今晚上，大小幹部全都到，

劉福祿，聽說假意長吁氣，

你還想，咱們從前那一套，

前幾天，來了一個女同志，

老幹部，一脚踢開全不管，

咱這夥，說話那還有人理，

陳開山一聽此話大吃一驚說：「難道還能大換班嗎？」劉福祿說：「一直到現

在，他們到底打個什麼譜，咱也還摸不清楚，你有空就到咱們「老地方」去咱們詳

他出來，迎着會長獻殷勤，

可怎麼，一直遲延到如今？

你走了，無人管事亂紛紛，

趕緊要，整理組織快刷新。

接着說，我也早就有此心，

就因為，晚上開會快討論，

你快去，南北東西召集人。

他說道，提起此事頭發昏，

那知道，天下大變出奇聞。

一來，專找窮漢莊戶孫，

他拿着，雇貧農比他弟兄還親，

你快別，睡在夢裏看不真。

『離啦如何？』原來劉福祿的家裏，是從龍開山在家時，天天晚上召集幹部開會的老地方，每天晚上那裏總要集合好多人，天天不斷，很是熱鬧，所以每逢開會找人時，只要喊一聲：『還到老地方去啊！』開會的人就知道是到劉福祿家來，不用再問。現在陳開山一聽劉福祿說的幹部像是有大變動了，他連回家也忘記了，就隨着劉福祿到那『老地方』來。果然炕上滿是灰土，不像常有人來走動的樣子，兩個人隨便撲了撲土，就在炕沿上坐下談起來了。

劉福祿，說是噫起來話太長，

就約着，開山來到『老地方』。

他說道，這裏從前多熱鬧，

你看看，現在無人多荒涼，

從前是，床上坐滿地下站，

現在是，烟土灰塵落滿床，

你在時，這裏是個中心地，

你一走，人家組織了另一幫，

那些人，開會就往東頭去，

就怕咱，偷聽了他的好名堂。

陳開山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心裏着急插口就說：『你趕快從頭啦噫我聽聽吧！』

劉福祿說：『對！你聽着，我就從頭噫！』

劉福祿，心裏懷恨雇貧農，

他開口，添枝加葉帶形容，

他先說，區裏來了個女同志，

一來，就先就打聽誰家窮。

到東頭，找着廷標老覓漢，

到西頭，找着吉祥老雇工，

這一幫，組織了什麼雇貧農會，

就把咱，原來幹部一脚蹬。

拉攏人，偷偷摸摸怕咱見，咱這裏，一天到晚沒事幹，聽說他們，正在祕密找材料，聽說是，門完地富鬥幹部，聽說是，幹部越老鬥得越狠，村長他，聽說吓得了病，咱這夥，天天伸頭清着等，一天家，吃飯不知道啥滋味，劉福祿，湖吹海撈說了一陣，你看他，胸膛一拍腳一頓，他沒想，福祿靠住靠不住，我老陳，當了會長七年整，有我在，工作就能作好，沒有我，雞毛小事辦不了，要不信，你就消停等着看，若不能，治服他們這一夥，他一氣，說了這番無理話，

商量事，藏藏躲躲怕咱聽：你看這，「老地方」也冷清清。準備把，老幹部一夥都鬥爭，聽說要，掃地出門也不輕，不管你，從前立過天大的功。村團長，吓得秋地也沒耕，好比那，槍決的囚犯要臨刑，一聽着，吹哨子心裏戰兢兢。氣得那，開山心裏動無名，你看他，眉頭倒豎眼圓睜。他就把，新來的同志罵連聲。是什麼，南方蠻子敢充能？我不幹，他就啥事辦不通；有了我，天塌地陷我能撐；我定叫，他們低頭拜下風；就算我，會長開山是野熊。就因他，麻痺老太太英雄；

雖然他，口講還是爲工作，

其實是，早把工作撇在半懸空。

陳開山因爲相信了劉福祿的片面之辭，信以爲真，勾起了自己的無名大火，就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又是村裏的主要幹部，忍不住了就張開口一頓臭罵。劉福祿在旁邊加油加醋，把陳開山鼓動得賭咒發誓，非和區裏同志拼了不可。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一直談到小半夜，陳開山才想起來自己還沒有吃飯，才告辭了劉福祿，自己走回家去。

回到家裏，他老婆見他回家，滿心高興，却故意說：「人家早都回來了，你回家也不會緊趁點！」陳開山沒好氣說：「我有工作，你娘們家懂得什麼？」他老婆要按往常的習慣，經過這一喝呼，也就不作聲了，可是現在也好像不一樣了，竟敢再和開山頂一句說：「你還工作？人家還要你這樣的？你也別再擺了！你這回回來就老老實實在家裏幹點莊稼活罷，東跑西竄惹什麼事！」陳開山一聽，又是話裏有話，也沒好再問，只是一聲不響，倒上床去。

陳開山，心直口快性剛強，

他嫌她，老婆尖嘴亂嚼，

他正爲，這件事情一肚子氣，

幾句話又，刺着他痛處扎着傷。

沒好氣，和他老婆吵了一頓，

氣沖沖，飯也不吃上了床，

沒脫鞋，穿着衣裳蒙上被，

罩着頭，一聲不響自思量。

帶民工，千辛萬苦走了一趟，

回家來，一心使勁整一場，

誰想到，福祿告訴他一席話，也沒看，福祿爲人怎麼樣？

只因他，自滿自足毛病大，

他忘了，工作利益黨的立場，

他心裏，越思越想越有氣，

陳開山，想着想着睡了覺，

陳開山早上醒來，天已大亮，他滿肚子氣還沒消，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啦呱，是

個女人聲，又不是本地口音，他從被縫裏露出眼來一望，見是一個女同志穿着便衣，二十來歲模樣，正和他的老婆面對着面啦呱。

陳開山，一覺醒來把眼睜，

他從那，被縫向外望一望，

在那裏，和他老婆啦着呱，

只聽着，你言我語怪熱鬧，

同志說，聽說開山昨晚來到，

陳開山，心裏已經有成見，

同志說，這莊事仗老陳辦，

開山想，這是假意恭維我，

好叫他，一瓢冷水滿心涼。

就只怨，新來的幹部不應當；

就決心，不和幹部再答腔。

只覺着，自己肚子裏怪冤枉，

他心裏，越鑽牛角越荒唐。

第二天，一覺醒來出太陽。

忽聽見，外邊有個女人聲，

是個女同志，口稱大嫂笑盈盈。

陳開山，假裝睡覺仔細聽，

看情形，常往常來不陌生。

我特爲，來這裏找他商議事情。

他暗想，貓迎老鼠假猩猩。

他歡好，快到村公所去辦公。

不用咱，何必又來鬧撇清。